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SOCIETY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戈登·福斯 主编
赵曙明 主译

Edited by Gordon Forth
Translated by Shuming Zhao

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D761.1
/

89002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戈登·福斯 主编
赵曙明 主译

445/357

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出版社
1993·南京

(苏)新登字第 011 号

本书由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与澳大利亚迪金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当代澳大利亚社会

英文本	版权©	戈登·福斯
中译本	版权©	赵曙明

英文本由澳大利亚迪金大学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编辑、设计、排版

中译本由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设计,中国南京豪利电脑照排中心照排,中国江苏阜宁印刷厂印刷

ISBN 7—305—02375—2/Z·46 (中文)

ISBN 0 949823 36 8 (英文)

开本 787×1092 1/18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5.00 元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A U S T R A L I A N S O C I E T Y

**EDITED BY GORDON FORTH
TRANSLATED BY SHUMING ZHAO**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HINA**

Published jointly by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Deakin University,
Geelong, Victoria, Australia 3217 and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2 Hankou Road, Nanjing, China 210008
Distributed in Australia by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Distributed in China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3

Text © the authors 1993
Translation © Shuming Zhao 1993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edited, designed and typeset by Deakin
University Course Development Centre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ed and design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ypeset by Nanjing Haoli Computer Technology Company,
2 Tianjin Road, Nanjing 210008
Print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Society

Bibliography
ISBN 0 949823 36 8
ISBN 7 305 02375 2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 Australia—Civilization—20th century. 2. Australia—Social
conditions—1965-. 3. Australia—Social life and customs—
1965-. 4. Austral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1965-. 5.
Australia—Economic conditions—1965-. I. Forth, Gordon
James, 1944-. II. Zhao, Shuming.

301.0994

Cover illustration:
Parliament House, Canberra, Australia
Photograph by John Gollings;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序

1972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答复我提出澳中关系应尽快实现正常化的建议时指出,中澳关系正常化是中澳人民的共同愿望。他希望两国能够在贸易、文化、科学技术及其它领域增强彼此的合作与交流。

20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远见和我们双方美好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自1973年4月澳大利亚第一任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博士到达北京,相继在5月和6月,澳部长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议会代表团先后访问北京,两国在周总理所提的各个领域中都建立了广阔而深远的合作关系。在担任澳中协会主席的5年中,我对两国在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发展大部分都与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密切相关。

维多利亚州的友好姐妹省是江苏,1991年迪金大学决定与南京大学合作收集资料,向中国读者介绍澳大利亚,这本为中国学生撰写的《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即是成果。

这本书是迪金大学与南京大学密切而又友好合作的结晶。它将以英、中两种文字由迪金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对澳大利亚感兴趣的中国学生、想到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人、商务人员、愿意与澳进行贸易以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我想,那些在中国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学习的学生会非常喜欢这本书。它为迪金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迪金大学和南京大学及其出版社以及澳中协会相互合作出版这本书,我表示祝贺!我并祝愿每位阅读这本书的学生或商务人员获得成功。

戈夫·威特兰姆*

* 尊敬的戈夫·威特兰姆先生曾于1972—197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1986—1991年担任澳中协会主席。

鸣 谢

澳中协会、Unilink Pty 有限公司和迪金大学国际部对此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此表示谢意。同时,请允许我向迪金大学出版社经理费·沃比女士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时惠荣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是他们在 1992 年相互协商并签订联合出版协议,使我们这部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我还要感谢所有撰稿人,他们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了各章节的写作和修改工作。在此,我也要对协助我们打印手稿的琳达·克里克小姐、进行校正工作的弗兰克·博斯奇和雷·威廉姆先生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向编辑弗兰西斯·黑女士、封面设计罗·沃尔色先生、图表设计助理简利·道黑蒂小姐表示感谢,他们对排版设计提供了不少服务。此外,我还要向将本书译成中文的主译赵曙明博士及其同仁和本书中文责任编辑花建民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为本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的合作所发展的专业兴趣和友谊将为迪金大学和南京大学创造更多的合作出版机会。

戈登·福斯

作者简介

Stephen Alomes 毕业于塔斯马尼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他是迪金大学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学院澳大利亚研究高级讲师。他发表了许多有关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文化历史和当代大众文化的作品。他是澳研究协会(成立于1985年)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著作有:A Nation at Last(1988年出版);Australian Nation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1991年由Angus & Robertson出版社出版);Post Pop: Popular Culture, Nationalism and Postmodernism(1991年Footprint出版社出版)。

Joan Beaumont 历史学高级讲师,他是澳大利亚迪金大学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她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史的作品,包括澳对外政策史、太平洋战争(1941—1945)期间东南亚和中国战俘们所受待遇的史实。她的著作主要有Gull Force: Survival and Leadership in Captivity 1941—1945,主要是对一批被日本拘禁在 Ambon 和海南的澳大利亚战俘的调查。

John Craig 是迪金大学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讲师。他著有《澳大利亚的政治——参考书》,书中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与澳政治和政府研究有关的资料,作者对这些目录都进行了注释。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联邦政府、选举行为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关系的文章。

Jan Critchett 是迪金大学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她的作品大多是反映欧洲移民与维多利亚西部地区土著人关系的,主要有:A Distant Field of Murder: Western District Frontiers 1834—1848(由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1992年出版平装本)、Our Land Till We die: A History of the Framlingham Aborigines。“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一章是她与Andrew Endrey合作完成的。Andrew Endrey是移民和种族部的一名官员。

Gordon Forth 迪金大学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讲师。Winters on the Wannon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1991年迪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维多利亚西部地区历史和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爱尔兰人历史的文

章。目前 Forth 博士正参与完成澳第一部区域性的传记字典。

Bruce Jeans 迪金大学地区、乡村与远距离教育学院副教授。他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耕耘了 30 年。曾经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芬兰、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泰国。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他对师范教育以及对大学、政府政策和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有浓厚的兴趣。他是许多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之一。目前,他正在编辑一套有关师范教育的专题研究报告。

Catherine Jones 曾先后就读于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和堪培拉大学。她是澳集邮组织的一名研究员,曾在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议会工作过。她主要研究澳 1788—1988 年 200 年的历史,作品包括《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纪实史料》。

Paul Rule 在墨尔本拉特罗伯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和宗教。他的作品主要是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宗教,包括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and Unwin Australia 1986 年出版)、My story, Our Stories: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Australia (Wentworth Falls,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0 年出版)。他是澳宗教研究会会长、墨尔本中国事务研究会主席。

赵曙明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并兼任南京大学校长国际交流助理、南京大学跨国经营培训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他曾到世界上许多大学执教和讲学,如美国的布朗大学、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夏威夷大学、俄克拉荷马市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日本的名古屋大学。他就国际企业管理、国际化资源、跨国经营与海外投资和高等教育管理学术领域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其代表作有:《国际企业经营管理总论》(1993 年版);《国际企业:跨文化管理》(1993 年版);《国际人力资源管理》(1992 年版);《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1991 年版)等。

Garry Woodard 在墨尔本大学研究政治科学和东亚事务。1976—1980 年,他担任过澳驻华大使。他还于 1973—1975 年担任驻缅甸大使,1980—1983 年任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1991—1993 年,他担任澳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David Walker 是迪金大学澳大利亚学教授和澳研究协会的主席。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澳大利亚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他是印度尼西亚大学澳大利亚学研究部的顾问。多年来,他一直致力

于澳大利亚人对亚洲印象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澳社会、文化历史的作品。他编辑了澳文化历史大全。1992—1993 年,与 Peter Spearritt 教授合作将其改为 13 集的电视节目在 ABC 电视台播出,这套节目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深受大英帝国影响的澳大利亚。

目 录

序	戈夫·威特兰姆 (I)
鸣谢	戈登·福斯 (II)
作者简介	(IV)
前言	戈登·福斯 (1)
第一章 早期澳大亚利人——澳大利亚土著人	简·克利切特 (4)
第二章 澳大利亚对亚洲印象之变迁	戴维德·渥克尔 (15)
第三章 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	琼·比又蒙特 加利·渥大德 (23)
第四章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及澳洲的华人	安德鲁·恩德利 (33)
第五章 澳大利亚的政府	约翰·克雷格 (45)
第六章 澳大利亚的经济	戈登·福斯 (52)
第七章 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	赵曙明 (60)
第八章 澳大利亚通俗文化	斯蒂芬·阿勒姆 凯瑟琳·琼斯 (79)
第九章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	布鲁斯·金斯 (90)
第十章 澳大利亚的表演艺术	盖文·富兰克林 (102)
第十一章 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	简·克利切特 (125)
第十二章 澳大利亚的宗教	保尔·鲁尔 (130)
附录一 澳大利亚大学的详细通讯地址	(136)
附录二 澳大利亚—中国协会指南	(145)

前言

戈登·福斯

1991年，我和我迪金大学的同事简·克里切特访问了几处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并在江苏的徐州和扬州主持了有关澳洲研究的短期证书培训班。通过此次访问，我们意识到写一本教材为中国读者提供当代澳洲社会一般信息的迫切性；特别是需要一本能清楚解释澳洲社会的新近变化和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地位变化的书。在计划这一项目时，我们最初认为《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将作为一本在中国高等学府中从事澳洲研究的学生的选修教材或作为被澳洲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的指南。后来，我们将此书范围扩大，可为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提供关于澳洲在中国投资以及中国在澳洲投资的最新实用信息。本书除了为学生和经理们提供指南外，还将向一般中国读者介绍20世纪晚期澳洲社会的一些特征。

除南京大学的赵曙明博士外，本书其他撰稿人均是对促进中国的澳洲研究感兴趣的澳大利亚学者。这本书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和迪金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出版物，它的出版发行是南京大学和迪金大学工作人员密切合作的产物。在该书出版中发展起来的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关系将为这两所大学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该书出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迪金大学与南京大学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反映了过去20年中澳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正如在比又蒙特教授和渥大德先生所著的关于澳洲外交政策一章中所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许多澳洲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当然，在渥克尔教授和赵曙明博士的章节中，他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自威特兰姆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于1972年访华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澳大利亚现在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关系；而中国则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曾经而且还将继续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友好国家。

在本书各章节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旨在对那些不太了解澳大利亚和澳洲社会的中国读者提供信息理解；但考虑到澳洲离中国的遥远和澳大利亚还相对缺乏作为一个经济、军事大国的实力时，这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然，在过去

的15年左右时间内,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澳洲社会并对澳洲越来越感兴趣。现在,澳洲人同样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并意识到了中国对澳洲在世界贸易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重大影响。澳洲人是热衷的旅游者。现在对澳洲人来说,以旅游者、外国专家、留学生和交换学者的身份访问中国早已司空见惯。在澳洲的一些大学包括迪金大学已专门建立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艺术和影视业也愈来愈感兴趣。虽然大多数中国海外留学生赴北美和欧洲大学深造,但仍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赴澳留学,大多数为研究生。虽然人数不多,但意义深远。赵曙明博士所写的一章中描述了自1978年以来中澳两国企业公司间所发展的坚实的经济合作与联系。许多澳洲大学和政府机关接待了来自中国的访问代表团,并与中国的相应的组织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很明显,中国和澳大利亚将来会更密切地合作,所以对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来说都需要对对方的社会和文化了解得更深一些!

有事实(其中包括1991年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小的研究课题)表明,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倾向于对澳大利亚和澳洲社会持一种过于浪漫的观点。像美国一样,澳大利亚被大多数中国学生认为是一个能保证多数人舒适安逸生活的富裕国家。在他们关于澳洲的简短文章中,澳大利亚被描绘成一个人口稀少的乡村社会。在那里,多数人从事农牧业,并能发现许多离奇的野生动物,如袋鼠、树熊等。这种把澳洲形象描绘成一个大的牧羊农场兼野生动物园的旅行小册子在世界各地都非常流行。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澳洲人所喜欢的描述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方式。当然,现实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之一。在那里只有约4%的人从事农业。我的澳洲经济一章除了着重论述了制造业在澳洲的重要性外,更主要是希望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一下澳洲在经济国际化及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虽然许多中国学生对澳洲土著人问题颇感兴趣,并略知一二,但很少有人知道政府对土著人的政策,克利切特副教授的“早期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一章除了介绍土著人的文化外,还讨论了澳洲政府如何试图与土著人和解的问题。许多中国学生都知道澳洲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仍然认为澳洲在政治上是与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克雷格先生在澳大利亚政府一章中指出,这些联系绝大部分也被打破,而且澳洲恐怕很快会成为一个共和国。

大多数被我调查的中国学生知道澳洲是一个气候干燥、土地不肥沃的国家,但许多人仍以为澳洲因人口稀少,需要大量移民。同样地,很少有人了解澳大利亚现在高度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以及甚至高素质的中国年轻人在澳洲找合适工作所存在的困难。正如人们所知,许多中国年轻人非常热衷于在澳洲深造和工作;但他们却对其困难,包括在澳洲大学学习时的高生活费用一无所知。希望有关澳洲移民政策的章节加上简副教授关于澳洲高等教育的文章能向中国年轻人展示在澳洲学习、生活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从他们关于澳洲的文章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多数中国年轻人仍认为澳大利亚主要是一个英国化的社会，而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关于澳洲移民政策的一章和鲁尔博士的“澳大利亚的宗教”一章将清楚地说明当代澳洲社会的特征是多文化、多种族。类似地，克里切特副教授对“澳洲生活方式”的一般论述加上阿勒姆博士、琼斯女士关于“澳洲通俗文化”的一章和富兰克林先生所著“澳洲的表演艺术”将帮助读者了解现代澳洲文化。

最后，应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是试验性的项目。在我们有机会评估此书作为对澳洲感兴趣的中国人的基础教材和总体指南的价值后，我们想再出版一本修订过、改进过的《当代澳洲社会》。

第一章 早期澳大利亚人 ——澳洲土著人

简·克利切特

土著人特指一个土生土长于澳大利亚的种族。在印度、日本等许多国家，也有土著居民。但在澳大利亚，自1788年欧洲殖民者拓居澳洲起，那个土生土长的种族就被称土著人，并大写开头字母A表示是一个特定的种族。土著人坚信他们自梦幻时代就生存于澳洲（梦幻时代是指他们的远祖开天辟地，创造澳洲万物的时代）。考古学家据出土文物推断，土著人已在澳洲生活了4万多年，也许更久，达8万年（考古学是澳洲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

据澳洲1986年人口调查，土著人占总人口的1.46%，有227 645人自称是土著人或特瑞海峡岛民，更确切一些，生于亚洲，住在澳洲的人数到1989年6月估计达到5万人，占总人口3.4%略强，多于土著人。但对土著人而言，人口数目或占总人口百分比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是澳洲最初拥有者的后代。不仅如此，现在他们的数目也日益增长，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敢于毫无顾忌地指责。土著人的国家组织和州立组织提出诸如以下要求：因其早先占有这个国家，而承认其对土地完全的拥有权；一份契约，以确认他们原有的物主身份，并提供一定形式的补偿。

一般土著人的相貌不同于其他澳民。北澳的土著人肤色很黑，有些地区肤色为深褐色，而在南部土著人与澳洲白人混居通婚地区，土著人只是比一般澳民稍黑一些。

土著人在澳洲的分布不均，1986年人口普查表明一半以上的土著人及特瑞海峡岛民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不过土著人作为主要居住的地区是北部，这一地区总人口数相对较少，而土著人就占了22%。

如今，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住在城市，有些住在乡村，还有些住在远离原欧洲殖民地的北澳边远地区。虽然生活方式随居住地区而异，不过北部地区原始的风俗习惯保留得最多。但欧洲殖民者的影响无处不在，北部边远社区也同样如此，那儿的土人也拥有了收音机、香烟、烈性酒和罐装食物。

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澳洲首府地区，90%的土著人居住在市中心，但

土著人从总体上说却不是这样的，只有不到 25% 的土著人居住在市center。在昆士兰，北澳和西澳地区城市化了的土著人人口最少。

然而土著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澳洲城市中为其处境提出抗议，他们还要寻求更多的国际认可。1988 年澳大利亚纪念欧洲拓殖 200 周年时，你也许在中国的电视新闻中见过这些土著人。他们联合起来抵制一切 200 周年庆祝活动，宣布一年居丧，并制作了许多这样的标语——“我们活下来了”。200 周年庆典的中心日为 1988 年 1 月 26 日，以纪念 1788 年“第一舰队”^① 的到达。原计划在悉尼举行重大的庆祝活动，而全澳洲的土著人却集合于悉尼，组织了送葬游行，游遍了悉尼的大街小巷，他们手持独特的土著人旗帜，提醒人们他们毫无庆祝可言。这究竟是为什呢？因为至今土著人的日常生活水准仍远远低于其他澳民的平均水平。

○土人的寿命要比其他澳民少 20 年。

○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很糟糕。许多还遭受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疾病的折磨，如麻风、沙眼。这些是其他澳民从未经历过的。

○绝大多数的土著人失业或被安置于收入差、技术要求低、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岗位。

○土著人中众多人口同居一室的情况要远比非土著澳民多得多，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远远少于其他澳民。

○土著人中学适龄儿童都过早地辍学，大部分都没完成中等教育。

○儿童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非土著人居民。

○土著人的犯罪率也高于其他澳民，土著人只占总人口 1% 略强，却占监狱人口的 11%。这是因为只要他们犯了很轻的罪行，如酗酒、妨碍治安等，就有被关进监狱的可能。而其他澳民却不是这样。大量被监禁的土著人因绝望在受警方监护期间往往会在牢房里上吊自尽，仅在 1980 年 1 月到 1989 年 5 月 31 日之间就有 99 个土著人死于警方监护期间。为调查死因，国家曾专门成立皇家委员会，它们已提出许多建议，但土著人在警方监护期间的死亡人数并未减少。

不管怎么说，许多方面确实有所改善。比如，越来越多的土著人达到了中等教育水平，全澳大利亚大约有 2000 土著人进入大学继续攻读学位；另外，在土著人所要求的合法土地拥有权方面也有进步。表 1-1 摘自 1991 年 2 月 2-3 日《澳大利亚周末报》（全国性报纸），概括了每一个州及整个澳大利亚的这方面情况。

仅占总人口 1.46% 的土著人获得归还的土地占总面积的 8% 强，这实在是比较可观的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归还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在北部和南部，其它地区几乎毫无进展。

^① 护航船的名称。总督菲利普和第一批欧洲人就是乘这艘船从英国来到澳洲的。

8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曾作出担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所有权法规,却遭到农、矿、牧业组织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到80年代中期就被迫取消了。可土著人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从未停止。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想要回土地,不仅出于文化原因,而且因为他们可以从土地使用中获利。比方说,假如一个大采矿公司有兴趣开采他们的土地,他们就可索取土地使用费,以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土著人就没有赚钱谋生的基础。

1993年初,马伯与昆士兰关于土地权一案的裁决给了土著人争夺土地所有权斗争极大的鼓舞,1982年马伯和其他4名墨瑞岛民(墨瑞岛位于特瑞海峡,它从北澳东北角延伸至新几内亚)上诉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呼吁认可他们传统的土地所有权。

他们声明这些岛屿一直而且仅仅由他们以固定的社团形式居住和拥有,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社会组织。他们承认1879年领土吞并时,大英王室统治了这些岛屿,但他们继续享有土地所有权,直到统治者们宣布废除,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声明废除无效,他们继续享有的土地所有权是得到澳大利亚法律认可的。(摘自布雷南案例,1992年,第12页)

高级法院支持岛民们的上诉,以6:1裁定,澳洲在1788年欧洲殖民者登陆时,并不是无人区。

尽管英王室在其领地内获得了土地基本权,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并未受影响,直到统治者违背了继续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允诺宣布废除为止。(布雷纳,1992,第12页)

对于英王室已经授予土地所有权或是已经出租给他人的地区,土著人不再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对于土著人保留地、王室空地、牧畜供给专用线或国家公园等地区,只要当地传统法律认可当前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土地仍为土著人所有。这一裁决对澳民意义深刻,正如布雷纳所说:“这改变了土地法。”

土著人作为一个团体,正日益强大;作为一个种族,正日益团结紧密。事实上,他们的民族感也日益膨胀,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意识和重建文明、开拓传统文化的欲望,即使在一些土著文明已消失殆尽的地区也是如此。

过去几年,澳大利亚政府曾许诺与土著人携手合作以达成一定形式的契约式合同,总纲是承认澳洲先前为土著人所有,英国殖民者未经协商,也未给予任何补偿就劫掠了土地。这一事件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引起了巨大分歧和强烈反响,前任总理鲍勃·霍克及现任总理保罗·基廷认为,从道义上讲,我们应做